

漓江年选
品质阅读
恒久珍藏

2013

中国年度 儿童文学

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/ 选编 高洪波 方卫平 / 主编

曹文轩《雪柿子》

夏有志《绿色心理门诊》

张洁《一阵风吹过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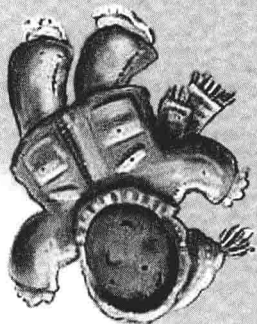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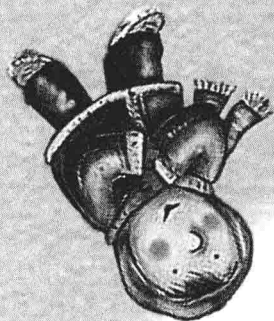
李长菊《母亲节的礼物》

薛卫民《青春对我说》

萧萍《男生女生不可不说的那些事儿》

名家名作 题材丰富 构思天马行空
取材生活 妙笔华章 充满童趣哲理
权威选本 经典再现 品质历久弥新

一年一度中国儿童文学盛宴



2013

中国年度 儿童文学

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 / 选编
高洪波 方卫平 / 主编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3 中国年度儿童文学 / 高洪波, 方卫平主编;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选编. —桂林: 漓江出版社, 2013.12

ISBN 978-7-5407-6936-9

I. ① 2… II. ①高… ②方… ③中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13769 号

2013 中国年度儿童文学

主 编 高洪波 方卫平
选 编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
责任编辑 庞俭克 申 晶 赵亦然
封面设计 石绍康
责任监印 周 萍

出 版 人 郑纳新
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
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
邮 编 541002
发行电话 0773-2583322 010-85893192
传 真 0773-2583000 010-85890870
电子信箱 ljcs@163.com
网 址 <http://www.Lijiangtimes.com.cn>
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15 × 960 1/16
印 张 15
字 数 252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07-6936-9
定 价 30.00 元

漓江版图书: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漓江版图书: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

目 录

小 说

鸽 子	刘梅花 / 2
春来北平	王 苗 / 6
拐角书店	张之路 / 15
蔚蓝色的跑道	殷健灵 / 26
三爷的鼎罐	周 静 / 36
母亲节的礼物	李长菊 / 46
爸爸的眼睛	赵海虹 / 55
一下子长大	任永恒 / 63
徐佩玉老师是唐僧	班 马 / 72
贵客临门	管家琪 / 81
夏天的小数点	陈问问 / 88
漂 瓶	韩青辰 / 96
冰蜡烛	彭学军 / 108
雪柿子	曹文轩 / 117
绿色心理门诊	夏有志 / 130
高 烧	常新港 / 140
注意女王	龚房芳 / 145
隔墙花影动	吴新星 / 153
小肚兜	巩孺萍 / 162
小鸭子大脚丫	刘秉刚 / 162
男生女生不可不说的那些事儿	萧 萍 / 166
一阵风吹过	张 洁 / 171
总有什么扑扇着翅膀 (组诗)	李德民 / 172

儿 歌

儿童诗

散 文

嘿，做只麻雀，真好（外一首）·····	陈 曦 / 176
狗尾巴草 ·····	丁 云 / 178
晨光里的天籁 ·····	保冬妮 / 179
画地球（外一首）·····	李姗姗 / 180
和你在一起 ·····	毛云尔 / 181
季节的折页（组诗）·····	张晓楠 / 183
青春对我说 ·····	薛卫民 / 189
瞬 间 ·····	葛翠琳 / 192
生命的果实 ·····	黄春华 / 195
撷取色彩之美 ·····	顾 抒 / 196
童年的手镯 ·····	毛芦芦 / 200
游在水井里的鱼 ·····	吴正阳 / 202
雪下面 ·····	薛 涛 / 206
一只寻找另一只（外一篇）·····	吴稻子 / 207
赤脚奔，拔茅针 ·····	嵇绍波 / 211
阳光的馈赠 ·····	老 臣 / 215
我的湖 ·····	赵 霞 / 217
父亲的菜园子 ·····	谢倩霓 / 220
超级好玩“小豆子” ·····	肖定丽 / 228
点点当榜样 ·····	卜佳媚 / 232
滑滑滑 ·····	陈梦敏 / 233
编后记 ·····	235



小 说





2013

中国年度儿童文学

鸽子

刘梅花

那对鸽子，小小的，整天咕噜咕噜叫着。它们嘴边的黄毛还没有褪去，小眼睛滴溜溜地看着这个陌生的世界，看着我的红脸蛋儿。

我拿纸箱给它们做了窝，铺了一层旧棉絮。它们还不会自己啄食，得掰开嘴喂豆子。我的同学——鸽子原来的主人，教我这样喂乳鸽：手里攥一把豆子，拇指那儿留一个洞，乳鸽会把尖嘴伸到这个洞里掏豆子，很好喂。

果然是的。两只鸽子卧在我怀里，伸长脖子掏着吃我攥在手心里的豆子，它们从自己母亲嘴里这样掏吃粮食，习惯了。一边吃，一边拿乌溜溜的小眼珠看我，样子很让人怜惜。

后来，它们会飞了。从屋檐下，一气儿飞到树梢，小小的骄傲模样。两只一起飞，一起寻食，一起脑袋对着脑袋聊天——咕噜咕噜，不知在说些什么。

有时候，它们会飞到大树上，和一群麻雀在一起。麻雀们很吵闹，叽叽喳喳乱叫，一点也不理会鸽子。两只鸽子有些王者的风度，尽管它们还没有长大，但显得从容淡定，不像麻雀们那么肤浅。

黄昏，鸽子飞回来了，它们早就学会独自找食吃。鸽子低低飞旋在树梢，一圈，又一圈。我的伙伴们羡慕地看着我家的鸽子，我就得意扬扬起来，不免要把鸽子吹嘘一番。

有一天傍晚，飞回来一只鸽子，另外一只失踪了。我和弟弟四处寻找，也找不到。我们没有翅膀，搜寻的范围很小，只好作罢。只觉得有些酸楚，那么漂亮的一只鸽子，说丢就丢了。蓝天这么大，它到底是怎么飞的，怎么就迷路了呢？

剩下的这只鸽子独自在屋檐下咕噜，它的声音里有一种凄凉的感觉，一会儿扑棱棱拍着翅膀，一会儿又落在院子里，它的内心一定充满不安和凄凉。

睡到半夜醒来，发现鸽子没有在自己屋檐下的窝里，而是蹲在窗台上，缩着小脑袋，悲伤地眯着眼。我把脸贴在玻璃上，敲敲窗，鸽子睁开眼，在灯光下努力靠近玻璃——靠近我的脸。

那些天，鸽子孤单，忧伤。它落在院子里的花园墙上，发呆，不说话。我弟弟就唠叨着骂它，说它丢了伴儿，自己倒是飞回来了。鸽子无法辩解，在阳光里安静地打盹，也不去树梢散步。麻雀们那么吵闹，它也不去理会。

傍晚喂鸡，在院子里撒出一盆子秕谷，它就默默飞下来，啄几粒粮食。一群鸡不拿它当回事儿，一只公鸡动不动就竖着鸡冠子撵它，它立刻躲到一边去，软弱，委屈，与世无争。等一群鸡吃饱，四下里散了，它才迟疑地飞下来，啄食剩下的粮食。

现在想来，它是多么孤单啊，没有父母，连唯一的伴儿也丢失了。它们究竟是怎么飞散的呢？那只可怜的鸽子，那时候我以为它迷路找不回家了。后来知道，鸽子不会迷路的。

鸽子会不会用流泪的方式来表达伤心？它很少出去，大半的时光，都在房顶上，或者院子里，沉默着晒太阳、打盹。它用这样的疲惫，来怀念那只走失的伙伴，打发着日子里的孤单。有时，它歪着小脑袋，看着蓝天发呆，一动也不动。它独自打发着它的寂寥，独自打理着自己的日子，慢慢长大了。

那只老公鸡也长大了，很霸道，不仅欺负我家的小黄狗，连李黑子都不怕。看见李黑子进门，它立刻竖起脖子上的毛。倒竖着的毛像刀剑一样，愤怒，尖利。它扑扇着翅膀大叫一声扑向李黑子，狠狠啄一口，恨不能一口啄死他。李黑子尖叫着惊慌逃走，老公鸡勇猛追击，它的一群妻妾用赞美的眼神欣赏着。

但这只老公鸡却慢慢不欺负长大的鸽子了，宽容地允许它啄粮食，有时还凑到鸽子跟前晒太阳，它们眯着眼睛，翅膀靠着翅膀。有些半黄不黄的树叶落下来，老公鸡有一搭无一搭地啄几下，鸽子歪着小脑袋看，一语不发。那样的时光，就惬意起来，温暖起来。那时候以为老公鸡是怜惜鸽子的孤单，现在想来，应该是因为那只鸽子表现出的安静和矜持，得到了老公鸡的赞赏和尊重。



李黑子送我一只皮球——唉，勉强可以说是皮球，油漆都脱落完了，灰不溜秋的，皮肤粗糙。怎么打气都打不饱，软塌塌的，几乎拍不起来。这么难看的一只皮球，我这个很贪小便宜的人还是收下了。

有一天，我和李黑子打架，他没有打过我，哭着回去，喊他的姐姐哥哥找我算账——不是打架，是倒赃，他要讨回他的皮球。可是，唉，那只破皮球，怎么也找不见了。

我得赔给人家，尽管只是一个破得有皮没漆的皮球。一个皮球两块钱，那时我爹抽烟用的烟渣子一斤才一块钱，还要常常赊账。哪儿去找两块钱呢？李黑子哭着闹着，要找我妈妈告状。我妈妈最恨我贪小便宜，要是给她知道，一顿好打是免不了的。妈妈打我，如果像李黑子妈打布口袋一样乱打一气也就罢了，可是她专打我的红脸蛋儿，真是要命。人总是要脸面的，可她一点也不珍惜我的脸蛋儿。

后来，吵来吵去，李黑子诡秘地眨眨眼，愿意拿我的鸽子抵账。

鸽子正在花园墙上散步，羽毛光洁，仪态优雅，肥肥的，那么美。孤独的美，爱怜的美。我抚摸它的羽毛，它立刻歪着脑袋靠近我怀里，乖乖的，有点撒娇。

我别无选择。为了要脸蛋儿，只能舍弃鸽子。就算挨了打，仍旧是要赔给李黑子两块钱，他绝对不依不饶。

李黑子抓走了我的鸽子。它似乎有些惊慌和不安，扑棱着翅膀挣扎了几下，目光哀怨。李黑子的爪子像钳子一样，牢牢钳着鸽子，它徒劳地挣扎了几下，又沉默了，它认命了吗？

一直无法忘记，那个初秋的黄昏。李黑子直接把鸽子的脑袋按进了一盆清水。鸽子睁着眼睛，圆圆的，澄澈的，张大嘴巴喝水。它呛死了。那一刻，我痛彻心扉。我哭着从李黑子家出来，在庄门前解开了他家黄骡子的缰绳，使气抽打了一鞭子。

黄骡子受了惊，疯狂地奔跑出村子，一路嘶鸣着绝尘而去。李黑子姐弟几个急慌慌出门去追赶黄骡子。临出门居然锁上了庄门。我再也见不到我的鸽子了。

黄骡子追回来天已经黑了。李黑子正在挨打，他妈打布口袋一样打他——他们炖在锅里的鸽子已经烧干了汤水，直接烧焦了，锅底也烧红了，

正冒着烟。李黑子拿着那只焦了的鸽子，抽抽搭搭地哭，非常伤心。他不是为挨打哭，而是为错过了一顿美味。

那只孤单的鸽子，那只无法选择自己命运的鸽子，那么信任我的鸽子，带着它自己的悲喜沉默从我的日子里删除了。无数个黄昏，我仰头看着空空的鸽子巢，眼泪一粒一粒滚下来，温热的。再也听不见那咕噜咕噜的声音，再也看不见它优雅地散步。

傍晚喂食的时候，老公鸡就伸长脖子四下寻找鸽子，目光焦虑。它一定不知道是我把鸽子弄走了，不然，一定要拼命的。

有个落雪的夜晚，朋友们聚在一起吃饭。服务员说，本店的特色菜是炖乳鸽，现宰，要不要来几只？我一下子惊叫起来，不要，这个真的不要。那只删除的鸽子，一下子扑棱棱飞在我眼前，那么善良，纯洁。

许多年了，我的心中，万籁俱静，那鸽子，早已经飞到万水千山之外了。张晓风说，放尔千山万水身，意思是放纵你那原来属于千山万水的生命而重回到千山万水中去吧！她说，这首诗呢，其实是放生的诗。我的内心深处，早已放生了那只鸽子。

可是一个雪夜，让我又记起了蛰伏的疼，那么疼，那么疼。我害怕朋友们吃鸽子，我害怕这些美丽的小生命，瞬间枯萎。

那晚，真的没有鸽子，只有青菜，只有疼，还有一杯酒。只一杯酒，我便大醉，醉得东倒西歪——是心，在踉踉跄跄。

选自江苏《少年文艺》2013年第1、2期合刊



2013

中国年度儿童文学

春来北平

王 苗

北平的春天干燥多风。树木都光秃秃的，没有遮挡，风夹着从漠北来的沙土一路南下，和席卷起的小石块、破布条等各种垃圾一起凌厉地敲打着窗户，呜呜的风声鬼泣一般，把糊窗户的毛边纸吹得哗哗作响。风停了以后，旧报纸、烂布条都上了树，有时还夹杂着哪家忘记收的衣服、被单，窗台上也堆着一层厚厚的沙土。

“惊蛰过，暖和和，蛤蟆老角唱山歌”，惊蛰那天的一大早，陈姨就拿着一把笤帚唰唰地扫着窗台，月台上顿时尘土飞扬。沙土混合着特有的干燥的浓腥味和骡马的粪尿味，华樱不由得咳嗽起来：“陈姨，轻点儿！”华樱蹲在月台上，拿着一把小铲子，在几个花盆松软湿润的土里埋上几粒种子。华樱共种了三盆，一盆是凤仙花，一盆是鸡冠花，一盆是串红，种子是让爸从他工作的报馆同事那里要来的，仔细地包了三小包。

陈姨撇撇嘴，继续手脚麻利地唰唰地扫着：“哟，凑什么热闹！平时在家横草不沾竖草不捏的，干过一点儿家务活？有这闲心，还不如去帮你妈收拾屋子！”华樱装作没听见，远远地躲到了院子里的紫藤架下，故意大声咳嗽。紫藤架下有一个秋千，华樱在秋千上荡来荡去，任凭陈姨噼噼啪啪地数落：“家里现在都什么样子了，还是那么不懂事！一大家子人，全是无事忙，有一个人搭把手帮帮我？”

弟弟华柯起得晚些，刚吃完早饭，趁陈姨不注意，从她背后偷偷溜出去玩儿了，出大门时还对秋千上的华樱做了个鬼脸。

妈现在挺着个大肚子，马上就要生孩子了，爸平时报馆里忙，又做惯了

甩手掌柜，家中里里外外都是陈姨的活儿，她忙不过来，脾气难免不好。陈姨是妈的一个远房亲戚，丈夫很早就死了，又无儿无女，就投奔了华家，至今都十年了，华樱就是她一手带大的。在华樱看来，陈姨跟妈没什么两样，甚至比妈还亲。陈姨干活利索，嘴皮子也利索，噼里啪啦地说起人来，谁都不吝，又说得在理，爸也只能干挨着，抓抓头，“嘿嘿”一笑了事。

“华樱！华樱！”大门外传来了清脆响亮的声音，紧接着，沙沙的铃铛声进了院子。这高亢的大嗓门和独一无二的铃铛声，除了响铃，没有别人。响铃不仅嗓门大，体格也壮，虽然只比华樱大两岁，但比华樱高出一大截，膀大腰圆、憨憨实实的，从陈姨刻薄的嘴里说出来，就是“哪儿有个姑娘的样子”？但陈姨说归说，平时响铃过来，每次都带几把新鲜的菜，陈姨也笑眯眯的，一直夸响铃懂事、厚道。

仲春的风还是冷飕飕的，夹杂着沙土细石打在人脸，像刀割一样。响铃穿着一件薄薄的夹衣，双手揣在袖子里，脸蛋被风吹得红扑扑的。她神秘兮兮地把手从袖子里拿出来，仍紧紧攥着：“猜猜，什么？”这哪儿猜得出？华樱伸手就要去掰响铃的手，被响铃灵巧地躲过去了：“小心，金贵着呢！”她小心翼翼地张开手，手心里一只毛茸茸、娇小柔软的鸟儿，一双眼睛迷离地半睁半闭，显得十分虚弱无力。“喜鹊，保准你喜欢！我去昌平跟车的时候在十三陵的一个鸟窝里掏的，怕冻死了，一直在袖子里暖着。”

华樱高兴得手舞足蹈，喊着让陈姨赶紧拿一个盒子，盒子里铺上软软的一层棉花，让小喜鹊先暖暖地待着。陈姨拉着脸，非常不情愿地把一个空点心匣子递给华樱，嘴里埋怨着：“我说响铃姑娘，明知我们华樱是个不长久的性子，干什么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，还这么引逗她！得，我看呀，这小雀儿，还有这几盆花，迟早都是我的活儿！”

响铃狡黠地笑笑：“华樱最喜欢这些小玩意儿了，保管不让您操心！”见陈姨依旧阴着脸，便讨好似的说：“我过几天再去昌平跟车的时候给您挖一大筐荠菜回来！都是十三陵山里长的，新鲜着呢，都能掐出水来！”陈姨一听，才撇撇嘴笑道：“这响铃姑娘，真是的！”

几天后的一个大清早，响铃果真送来了满满一筐荠菜，绿油油、肥嫩肥嫩的，还带着一层湿漉漉的露水，比城里菜市场买的好多了！陈姨高兴得眉开眼笑，当天全家就吃到了一顿鲜香美味的猪肉荠菜馅饺子。



“响铃”不是响铃的外号，就是她的大名。说起来她也是个可怜的孩子，邻居们都知道响铃不是他爹牛哑巴亲生的，而是捡来的，响铃平日也不太忌讳别人提这些。牛哑巴大名叫牛春发，和华家住同一条胡同，小时候发高烧烧成了哑巴，渐渐地人们都忘了他的大名，不管老的少的都叫他“牛哑巴”。他也不生气，总是笑咪咪的，口中“啊啊啊啊”的，似乎在跟街坊们打招呼。牛哑巴几十年来一直赶车到昌平贩菜养活他那快八十岁的老娘。昌平的菜比城里的便宜，还好，哑巴头一天下午就赶着马车到昌平，在那儿住一宿，第二天装上一车菜，天不亮就往城里赶，这样卖给菜贩子的菜才是最新鲜的。

十二年前的一天清晨，牛哑巴赶着车从德胜门进城，在城墙底下听见小羊羔似的哭声，顺着找过去，发现一个出生没多久的女婴，裹在小被子里，浑身冻得都发紫了。牛哑巴心善，在德胜门等了一上午，也不见有人来找，方知这个孩子的父母是铁了心不想要她了。牛哑巴三十好几的人了，连个媳妇也没有，一直跟自己守寡多年的老娘住在一起，就把婴儿抱回家让老娘养了。回来以后，发现婴儿的脖子上系着一个铃铛，一动就哗啦作响，所以老娘就给婴儿取名“响铃”。牛哑巴成了响铃的爹，而他的老娘就成了响铃的奶奶。

响铃体格壮实，胆子也大，八九岁的时候就跟着牛哑巴去昌平贩菜，风里雨里都走过。她曾经跟华樱说过，有一次收菜的菜地就在十三陵的山根底下，晚上她跟她爹就睡在菜地的草棚里。那晚一直听见一个女人在嚤嚤地哭，远处还有鬼火一闪一闪的。她奶奶说，那是十三陵的妃子们在哭她们的皇帝呢。华樱听了，浑身一激灵，汗毛都竖起来了：“你怕不？”“怕呀，我吓得躲到了我爹背后。不过我奶奶说，鬼更怕人，所以只有晚上才敢出来。只要你招惹鬼，鬼也不招惹你。”当天晚上吃饭，华樱就问爸鬼的事情，爸板着脸：“子不语怪力乱神！”弄得华樱怪没趣的。

春天大地回暖，万物萌发，花草虫龟、飞禽走兽，都应时而动，长得飞快。北平城不再那么灰蒙蒙、暗沉沉的了：什刹海的柳树抽芽了，几天间就长得枝繁叶茂，满树满眼的绿；中山公园里的桃花、樱花、海棠、迎春、玉兰都开了，温柔娇俏的煦风把各种香味送到踏青人的鼻中；玉渊潭里竟然有鸭子在游泳，鸭子妈妈带着一群小鸭子，在波光粼粼的水中惬意地游着；仿佛一夜之间，鸟儿们出现在空中，清脆的鸟叫让人筋骨舒展、心旌荡漾。

华樱家的小院子也一派春意盎然。影壁前的几株连翘开着朵朵小黄花，月台下花坛中的月季开出了鲜红的花朵，香味弥漫了整个小院。华樱的小喜鹊比刚来时结实多了，之前绒绒的、泛着黄色的细毛褪去了，换上了一层乌黑油亮的羽衣。华樱把它养在一个笼子里，里面铺上一层细细的干草，尽心尽力地，吃的米和喝的水一天一换。那几盆花也长得茁壮茂盛，结了几个小小的花骨朵。

妈也给华樱生了一个小妹妹，取名华榭。爸的报馆偏偏这几天要赶几个特别急、特别重要的稿子，连假都不能请，下班后还要熬夜写到很晚。这可把陈姨忙坏了，除了给一家人洗衣、做饭，还要伺候妈坐月子，根本顾不上华樱和华柯。华樱还好，已经上学了，有学校管着。华柯正是调皮捣蛋狗都嫌的年纪，整天都不着家，也不知道是怎么疯玩的，弄得跟泥猴土狗一样，衣服上、脸上，甚至鼻孔里都是黑乎乎的。

华樱放学回家，四周静悄悄的，华樱喊了一声：“陈姨！”陈姨满脸尘灰地从厨房里钻出来：“小声点儿！小妹妹刚睡着了。”她用手擦一下额头上的汗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正给你妈炖鸡汤呢，好了给你也留一碗。”华樱笑了，陈姨虽然说话尖酸难听，但其实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对华樱更是尤其好。

华樱趴在桌子上开始写作业。今天老师布置的是写两篇大字，华樱拿出画着九宫格的纸，一笔一画地描着：

迟日江山丽，春风花草香。

泥融飞燕子，沙暖睡鸳鸯。

正写着，大门外一群男孩子乱哄哄的，华樱仿佛听到了华柯的声音。这死孩子，昨天把爸刚写好的一个重要稿子弄丢了，被狠狠揍了一顿，今天不知道又要闯什么祸。华樱放下纸笔，走出院子。胡同口一群男孩子叫呀嚷的，对着一个叫花子老太太吐唾沫、扔石头，闹得正欢。全是胡同里几个有名的调皮孩子，小栓子、大龙、康子，当然更少不了华柯。华樱生气地喊了一声：“华柯！”华柯一看姐姐来了，讪讪地停住了，手里还抓着一把没来得及扔出去的石子。

老叫花子浑身脏兮兮的，花白的头发像枯草一样乱蓬蓬的一团。身上穿



的还是过冬的棉衣，上面结着厚厚的一层硬痂，油光锃亮，散发着一股暖烘烘的酸臭味。她泥雕木塑似的一动不动，任凭这帮坏小子朝她吐口水、扔石头、扬沙子。

见有人来了，男孩子们一哄而散。华樱鼓足勇气走到叫花子面前：“老太太，您家在哪儿？赶紧回家去吧。”老叫花子跟没听到似的，还是傻呆呆地一动不动。胡同口一个老人走过来：“姑娘，别费劲了，她现在已经傻了，根本听不到你在说什么。”华樱看着老叫花子呆滞、浑浊的眼睛，叹口气，拽着华柯回家了。

陈姨真是一个一刻不闲的大忙人，刚照顾妈喝完了鸡汤，又在洗小妹妹换下的尿布。华樱气愤地向陈姨说着华柯刚才的恶行，华柯用手抹抹鼻子，眼睛看着脚面，身子晃来晃去。陈姨双手在大盆中哧哧地搓着尿布，眼皮子都没抬：“男孩子越淘越有出息，可千万别闷葫芦似的，十棍子打不出个屁来！”华樱气得叫起来：“陈姨，哪儿有您这么说的？华柯都快成野孩子了！”里屋坐月子的妈听见了外面的动静，喊了一声：“华柯你进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！”华樱知道妈每次“我有话跟你说”，都是因为华柯做了错事，又要挨训了，才不那么愤愤了。

门口响起清脆的铃铛声，响铃来了，手中拿着两把韭菜。“出什么事了？老远就听见你们大喊大叫的。”陈姨轻描淡写地说：“嘿，还不是因为一个什么老叫花子。”响铃说：“五姨太吗？我刚来时，在胡同口看见她了。”陈姨和华樱都大吃一惊：“五姨太？”响铃把韭菜放在一个装菜的筐箩里：“她可是北平城里有名的乞丐啊！听说年轻时是一个什么大帅的五姨太，也是北平城的一号人物，后来军阀倒了台，五姨太就衰败了，一开始嫁给了一个拉洋车的，不知怎么又讨上饭了！据说现在也就是个活死人，拉屎、吃饭都不知道了，成天在北平城里逛荡。去年冬天那么冷，竟然也没冻死，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……天气一暖，又出来了，竟然走到咱们这儿了……”

响铃平时跟着牛哑巴给许多卖菜的商贩送菜，走街串巷的，知道的稀罕事也多，她说的这个五姨太的故事八成是真的。陈姨听得眼圈红红的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华樱也听得呆呆的。

陈姨洗好了尿布，在围裙上把手擦干：“听老人们说，每个人的运数都是注定的，你看这个五姨太，年轻时荣华富贵也享受过了，老了却成乞丐了，

受的苦和享的福都抵消了，这就是她的命。我们现在日子虽然紧巴，但是一直太平平下去就挺好。”

响铃给自己倒了一杯水，一仰头，全都喝下去了：“就是！虽然我是捡来的没爹娘要的孩子，但我从不羡慕别人的好日子！我爹跟我奶奶是这世上对我最好的人，我就想和他们一直这样活下去！”

这几日华樱发现华柯多了好多小玩意儿，什么小泥人儿、弹弓、木剑，华樱怕华柯干坏事，逼问他东西是哪里来的。华柯见瞒不过，忙说：“我用零花钱在隆福寺庙会买的，真的都是我自己的钱！”华樱这才想起隆福寺这几天确实有一个庙会，一天下午不上课，便叫上响铃一起去逛。

隆福寺庙会非常热闹，卖各种东西的、说书的、唱戏的、杂耍的，五花八门，人声鼎沸。在一个宽阔的场所，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一群人。她们挤进去一看，是一个杂耍班子。一个跟她们差不多大的女孩子正在表演。她手脚叠在一起，要尽力把自己缩进一个又小又窄的木筒中。木筒实在是太小太窄了，女孩子紧咬着嘴唇，额头上汗津津的，用尽了力气，还是有大半截身子露在筒的外面。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起哄，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对着人们露出讨好的笑容：“小女技艺不精，献丑了，列位看官们多包涵！”说着用力按住小女孩的肩膀，使劲把她推进了筒中。

华樱分明听到了小女孩被塞进筒中时骨头被桶壁挤压的咯吱声，心中不由得一紧。她对响铃说：“这个爸爸心也太狠了，这得多疼呀！”旁边一个大叔听到了，插嘴道：“姑娘你不懂了吧。这姑娘说是女儿，其实根本不是亲生的，不知从哪里偷的捡的孩子，从小就逼着练功，长大了好赚钱，不听话就往死里打，苦着呢。哪个亲生的父母舍得孩子遭这份罪？”

响铃黑着脸，气狠狠地对华樱说：“这老东西一看就不是好人，不看了！咱们回家！”说着拽着华樱，从人群里挤了出来。响铃一路黑着脸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两人默默地沿着东四大街往回走。

经过东四九条时，华樱看到路口坐着一个老乞丐，花白的头发蓬草一样，身上穿着一件脏得油光锃亮的棉衣，下摆的一角已经破了，乌黑的棉絮露在外面。华樱碰碰响铃的胳膊：“好像是五姨太。”响铃一愣，果真是她。响铃摸摸身上，从口袋里找出一块没吃完的山楂糕，放到了五姨太面前，那是她刚才在隆福寺一个小摊上买的。华樱也在口袋里找到几粒糖豆，给五姨太放下



了。五姨太浑浊呆滞的眼睛看着别处，坐在冰凉的地上一动不动，泥塑木雕一样。

马上就是清明节了，响铃过来问华家今年扫墓要不要雇她爹的车。牛哑巴平时不贩菜的时候，就给人赶马车赚点零花钱。华家有事要用车时，也总是雇牛哑巴。华家的祖坟在西直门外，走过去太远，爸骑自行车载着华柯，妈、陈姨、华樱都坐在牛哑巴的车上，七拐八拐地出了西直门，再沿着崎岖不平的土路颠一段时间，才能到华家的祖坟。带的东西都放在马车里，除了纸钱、金元宝、白酒、香烛、供品，还有春卷、大饼、驴打滚、豌豆黄。西直门外是大片的荒地，清明时节青草长得正茂盛，像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绿油油的绒毯。上完了坟，找块地势平坦的草地野餐，就当是又踏了一次春。所以华家历来对清明节很重视，妈和陈姨雇马车、买纸钱、叠金元宝、买供品、烙大饼、蒸春卷……要忙活好久，而出城踏青和郊外野餐也让华樱和华柯兴奋不已、非常期盼。

今年的上坟更是特殊，妈马上就出月子了，说在屋里憋了这么久，正好可以趁机出去透透风，小华榭也可以抱出来，让祖先们见见。“那行，回去我跟我爹说你们还要用车，让他不要答应别人了。”响铃爽利地说。

陈姨正在叠清明节扫墓用的金元宝。她把一张大的金箔纸裁成小方片，熟练地叠出了一个又一个金元宝，再把叠好的一筐箩金元宝用细绳穿起来。陈姨有时说起话来口无遮拦：“响铃姑娘，你爹年年清明给我们家赶车，那你们上坟吗？”

华樱瞪了陈姨一眼。响铃脸上有些不自然，但还是笑嘻嘻的：“不上。听我奶奶说，我爷爷死了以后，就埋到河北老家了，太远，去不了，就去东岳庙烧点儿纸，当是祭拜了。”

陈姨神情夸张地“哦”了一声，但对这个答案似乎并不满意，又神秘神秘地问：“响铃姑娘，你自己的亲爹亲妈……是死是活知道吗？清明家家户户上坟，你……你心里难受不？”

响铃脸上蓦地动了一下，笑容也没有了，硬邦邦地说：“我亲爹亲妈？牛哑巴就是我亲爹，我从小就没妈！过清明节只给我爷爷烧纸！”

陈姨今天不知怎么了，老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华樱赶紧岔开了话题：“陈